

蒋勋◎著

吴缙◎整理

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
弥合了世界与内心的缝隙
成就更加丰盛的自己



蒋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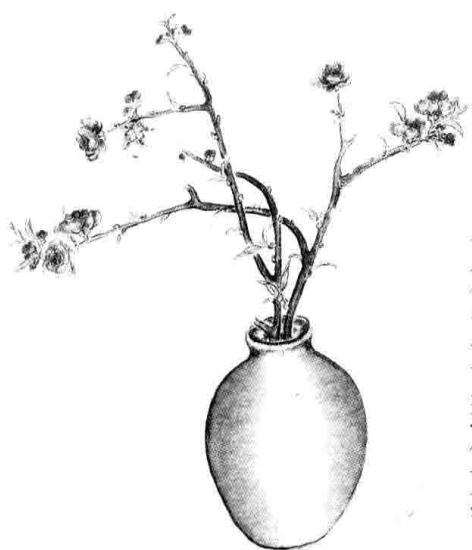
说文学

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之美系列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蒋勋 说文学

蒋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蒋勋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086-4555-1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唐宋时期～民国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0030号

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著 者：蒋 勋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555-1/I.511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讲 韩愈与柳宗元

- 002 重建古文的传统
- 005 《祭十二郎文》：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 022 《送李愿归盘谷序》：隐士的生命空间
- 028 《柳子厚墓志铭》：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 036 《送孟东野序》：不平则鸣
- 040 《钴姆潭记》：清淡山水后的激情
- 042 《捕蛇者说》：民间的声音

第二讲 元曲与关汉卿

- 050 散曲与杂剧
- 053 《天净沙·秋思》：生命的落寞与流浪
- 057 《天净沙·秋》：岁月时序，永远如此
- 059 留白创造伟大的时刻
- 063 关汉卿：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 068 《单刀会》：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071 《窦娥冤》：感天动地的力量

第三讲 《水浒传》：小说与历史

076 说书人在讲故事

079 “定稿”之前

086 说唱文学的传统

090 生命的美学形态

093 不断丰富的口传文学

096 来自民间的叛逆

099 用小说讲真话

第四讲 游园惊梦

104 写情

106 生命中的温暖和知己

109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12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116 青春的渴望与闲愁

第五讲 唐寅、徐渭与张岱

122 唐寅：不损胸前一片天

126 徐渭：笔底明珠无处卖

129 生命的不同形状

135 张岱：“真气”与“深情”

150 文学的性情

第六讲 《红楼梦》：青春王国

158 文学史的期末考



160	此系身前身后事
170	“青春”是《红楼梦》的美学基础
173	如果有一首诗，写出了生命的结局
184	大观园：写实与象征之间的世界
188	宝玉是一个最善良的人
190	生命中爆发的力量
194	刘姥姥的“颠覆”
198	晚清小说的社会意识

第七讲 民国文学

204	重逢“海上花”
205	“呐喊”与“彷徨”
220	“边城”来的人
228	按住时代脉搏的文学

第八讲 台湾文学

232	书写最熟悉的地方
236	文学使人靠近



第一讲

韩愈与柳宗元



重建古文的传统

此前，我们在“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笼统的题目之下，抓住的其实是《诗经》《楚辞》一线的韵文传统——或者更精确地讲，是和诗歌密切相关的文学传统。很明显，我们并没有把散文系统和诗做对等的讲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觉得诗歌非常有助于大家亲近文学。诗歌的文字通常比较精简，而且有押韵、节奏这些优势，是最好的文学入门路径。

当然，很多朋友的看法可能不是这样，在此我需要做一个解释。诗是最容易接近的，可是诗也可能是最不容易了解的。它容易接近是因为它精简，而且有一种歌曲般的阅读的愉快感。可是诗又是文字极度精炼后的一种状态，背后有很大的解读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对同一个句子做出不同的诠释。

下面我们会碰到很多戏曲、小说一类的作品。宋代以后，小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对民间戏曲或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里面有很多原因需要了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宣讲故事的方法对中国的文学叙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可能有人觉得佛教传入与文学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可是佛教故事讲究叙述细节，具有



史诗性展开的特征，这些手法都渗透到了中国后来的文学作品中。

汉语本来已经发展到非常精简的程度，比如《诗经》里面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汉语非常适合写诗，因为它很容易实现对仗、押韵等形式美。但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不容易描述细节，也常常不够精确、很暧昧，解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的语言也不适合用来打官司，而法语则正相反。今天在国际法庭上仍然使用法语，因为它的名词、动词时态等非常精准，人称代词绝对不会被误解，可是汉字里“他”的指代却可能并不清楚。后来我们造出了“她”字，这种情况算是得到了一些改善。但在古代的时候，主词往往是模糊的，“松下问童子”——谁在问？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主词已经被拿掉了。

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学的形式美已经基本固定，而且从天子到文人，再到庶民百姓，都多少受过诗歌方面的训练。大家可以想想看，即便是在一般的民间戏曲里，演员讲话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出口成章。任何一个歌仔戏演员一出场，一定有两句定场诗，从中你可以看到文字的押韵和对仗，这在西方文学里是很少见的。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罗密欧和朱丽叶这种上层阶级的贵族谈恋爱，在情感最炽烈的时候，才会有几句诗出来；他不会把诗句交给一个平民百姓来讲。可是在我们的戏曲里，民间的人物也是可以出口成章的，我想这和文字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到了唐代，我们遇到一个情况：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形式的完美到达了黄金时代，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李白、杜甫等人。文学到了出口成章的时候，其内容本身被思考的可能性会被降低。我的意思是说，某个诗句很优美，读者很容易被它感动，但不太会去思考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每次看到政治人物讲诗我就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古文运动”应运而生。这个运动和韩愈、柳宗元有非常大的关系。



“古文运动”的目的是要把语文重新定位为先表达内容。语文最基础的作用是表达内容，而不是美。如果完全为了美，最后连内容都表达不清楚了，那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韩愈和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说文学在衰落了很久以后，由韩愈重新建立了古文的传统。“八代”指的是从魏晋到唐以前这段时期。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接受苏东坡对韩愈这样的赞美呢？即韩愈是文学衰落了这么长时间以后的一个复兴者。我想这涉及我们对文学的界定到底是什么。苏东坡给韩愈这么高的历史评价的原因在于八代之中都在追求文字形式上的美，即所谓的“骈体文”，整个汉语文学变得非常讲究技巧，非常讲究对仗结构、文字堆砌。我们对“堆砌”的文学可能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我不完全采用这样的看法。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个文学家手上“玩”文字的功夫绝对是重要的，他应该懂得押韵，懂得结构的对仗之美。我们读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时，会觉得文字真是用到极致了，它就是“四六四六”的规格，现在我们都当作成句来用；而且“关山”对“萍水”，当我们讲“关山难越”，讲“萍水相逢”，根本是从这些文字被这个文学家所界定出来的意义来使用的。只要各位还常常用到成语，就会感受到“四六”传统延续下来的力量。有人吵架的时候就会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结构很容易记忆，而且形式上很容易有一种力量出来。

这类文学对民间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因其结构的精准度和易于记忆的形式而便于掌握，可是其中也存在极大的弊病。“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在大家不知道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好美，反而将内容忽略了。韩愈认为这种文章大家不见得懂，可是听起来真好听的情况是有问题的，因为形式变得比内容



还重要。所以，他们要进行“古文运动”，先把话讲清楚，让大家都可以读得懂，而修饰是其次的事情。韩愈认同李杜文章的价值，也佩服前代文学达到的高度，可是他也希望改变那种重视文章形式超过内容的风气。我们讲内容重要还是形式重要的时候，大部分人会说内容重要，可是我们喜欢读的诗都是形式很美的。所以我们可以修正一下：形式和内容都重要，二者都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形式与内容都完美的时候是最好的文学时代，可是如果不能偏重的时候怎么办？韩愈会说：“先重内容。”先把内容弄好，形式是其次的问题。“古文运动”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代，所谓“唐宋八大家”指的就是以韩愈为首的八个带动“古文运动”的人，苏东坡、欧阳修等人都参与其中。

《祭十二郎文》：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我们这一次选读的《祭十二郎文》，你可以感觉到作者几乎不做文辞上的修饰，只是把内容交代得清清楚楚，却那么实在、那么感人。“古文运动”在对抗着另外一个文学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抗发生？这是我们今天仍然关心的问题。这涉及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即科举制的建立和完善。

“贵游文学”是从魏晋时代的王导、谢安两大家族传衍下来的。世家子弟的作品非常讲究文辞之美，讲究修饰，像《文心雕龙》或者钟嵘《诗品》里面谈到的那么高超。文学因此变成了一种专业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垄断。当时的读书人很少，家世好的人可以不事生产，读书就变成这一群人的默契，其他人似乎难以进入这个系统，于是形成了“贵游文学”。而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使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文人阶层得到壮大。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



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在《祭十二郎文》中，韩愈自述幼年父母双亡，没过多久哥哥也去世了，从此与嫂嫂和侄子十二郎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贫寒。但他可以由科举在政府里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从一个比较低的社会阶层跃升到社会的高层。这一群人明白文学不应该只是被少部分人垄断的专业活动，在形式美之外还应该有其他任务；文学不应该只是文辞的修饰与堆砌，应该有它真正的务实的内容在里面。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文学要有思想，要有你所期待、你所信仰的理念（即“道”）在其中。直到今天，这个观点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我们看一篇文章，非常在意它是不是具备某种理念或者思想主旨，比如《祭十二郎文》到底要传达什么，《送李愿归盘谷序》又在讲什么，这个部分变得重要了。“文以载道”作为“古文运动”的精神，有可能被误读，使得“道”变成“八股”，使我们的文学陷入另外一种困境。在很多场合，我会提出对“文以载道”的不同看法，因为觉得它后来把我们的文学绑得很死。但是，对于文学和艺术主张，应该放在其产生的时代里去考察。韩愈在唐代中期主张“文以载道”是对的，因为当时的文学呈现出形式超越内容的局面。

我将“古文运动”称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知识分子不再扮演过去官僚体系中为帝王传达命令的人，或者为帝王附庸风雅而存在的人，而是自觉扮演了一个批判政治，甚至是点醒百姓所受到的伤害与压迫的控诉者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韩愈、柳宗元等人不断地在政治里受害，被贬到地方，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放弃讲话，也让我们听到唐代文学的另外一种声音。李白和月亮喝酒，和影子喝酒，这是非常美的个人完成；但是你在李白的世界里看不见社会。不过，我们通过《祭十二郎文》，可以知道唐代一般的小市民在怎样活着。

在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主人公是国家规定的捕蛇户，每年要



交一定数量的可以入药的毒蛇，以此免掉赋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捕蛇而死，他自己做这个工作也已经十二年了。柳宗元同情他，要替他免掉捕蛇，结果那个人吓坏了，说千万不要这样，他宁可捕蛇，因为交纳赋税的话他就完全没活路了。他家的邻居苦于赋税，绝大多数要么全家死光，要么已经逃走了。

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是在为上面的人讲话，而是在为底下的人发声，这是“古文运动”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不太赞成只在文学史上讨论“古文运动”，好像大家只是在斤斤计较写文章应该重形式还是重内容，这样其实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作家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在哪里。柳宗元等人深入民间之后，感到愧疚和不安，这种心理一直到苏东坡都有。

我觉得，“古文运动”的这种本质常常被忽略。“唐宋八大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八大家，更是知识分子自觉性上的八大家。在唐朝和宋朝，他们真正把知识分子的自觉放置到与宫廷和贵族（包括皇室权威）的对抗中去。“古文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道德良心上忽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对自己专心于文字的美感到不安。

我们不要忽略，他们当时是在用很微弱的个人力量对抗巨大的朝廷权威。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多多少少沾带着来自较低层民众的意见和看法，表达出对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感觉到宋代整个贵族阶层的权威性没有唐代那么强，社会的阶级没有那么对立，是文人在中间做了很好的调整，让宋代的帝王保有比较朴素的平民个性。

从整个大的文化史来看，我们今天可能要重新去感受韩愈和柳宗元这些定位的重要性。“古文运动”影响的不只是散文，它最重要的影响其实是在于思想性的自觉与批判。这种情绪也存在于白居易身上。他的“新



乐府”诗作，比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都直接将社会事件作为题材，因为他觉得作为一名官员，应该更直接地让皇帝知道老百姓在过什么样的日子。这种不安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列夫·托尔斯泰非常像。当时，托尔斯泰觉得俄国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读书，应该写他们可以看的、文字简单、有故事性的东西，后来也真的在做这件事。文学界的朋友批评他，说这个人疯掉了。可这其实是一种情怀，也就是把对文学和艺术的定位恢复到对生命本身的关心与尊重上面去，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对于“古文运动”真正应该了解的。

讲到“古文运动”，提到“文以载道”，不少人会觉得反感，可是当你把这些放回那个时代，或许会了解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想要发生的作用。韩愈身边有一群人，他们集合成了一股力量，共同推展知识分子自觉的良心；与民间亲近，去对抗当时越来越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知识分子来自于民间，用一种非常单纯的方法，试图把个人在当时的体制中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辛酸透露出来。《祭十二郎文》是叔叔写给侄子的祭文，可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人是如何活下来的，非常辛苦。这篇文章带我们进入一个小市民家庭清寒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真正的重点反而不在“祭十二郎”，而是借由十二郎的死，把他们的成长、生活用文字宣告出来。我想，在“贵游文学”的传统里，大概真的不知道原来社会里大部分老百姓是用这样的方式活着；在读到这篇文章以前，我们自己或许也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并不难懂，没有艰深的文字，也没有生僻的典故；读的时候，有一点儿像在读朱自清的《背影》，通过简单的事实带给人感动，并令人体认到他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与尊严。

“年、月、日”，某年某月某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韩愈听闻十二郎死讯之后



的第七天，才能够怀着悲哀的心情与祭奠的诚意，叫建中准备一些应时的佳肴，以祭奠十二郎之灵。“季父”就是小叔父，韩愈比十二郎要长一辈，可是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大，两人是一起长大的。

中国的祭文已经变成了固定的、虚伪的形式，而如果“我”不知道十二郎去世的具体年、月、日，那就不要写——本文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古文运动”的精神。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些世家的丧礼，还是会听到一篇完全不知所云的祭文，可是非常慎重。这其实就是祭文的传统，一定要歌功颂德，有固定的成语、套语，一定要讲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家人如何孝顺、都在身边。可是韩愈从开头就打破了祭文的规则，非常质朴。面对死亡这么沉重的事情，为什么还要作假？我们今天的祭文都应该大改革，全部是在套用固定的形式，关于死者到底做过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他，或者他这一生有没有应该反省的地方，我们都很难知道，而西方至少会有一位牧师或者神父来讲讲死者的生平。所以我说《祭十二郎文》是一次革命，韩愈试图在面对死亡的时刻，对生命有所反省和检讨。祭文绝对是一个社会里重要的东西，因为人如果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诚恳，其他时候就不必提了。死亡是一个大事件，面对死亡时对自己的端正和对死者的敬意，都应该从诚恳开始。

接下来是由这个死亡事件引发的带有很多感慨的回忆。“呜呼！吾少孤”，韩愈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变成了孤儿。“及长，不省所怙”，长大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惟兄嫂是依”，韩愈跟着哥哥、嫂嫂长大，而十二郎就是哥哥、嫂嫂的儿子，这里也点出了韩愈和十二郎之间亲近的关系。“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哥哥正当中年时，在南方身故，当时韩愈和十二郎年纪还小，跟着嫂嫂将哥哥的灵柩归葬故乡河阳。才几句话，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清寒的家世与生存的坎坷却立刻呈现出来，这样的画面非常动人。这是“古文

